

病痛带给史铁生无尽的折磨,也带给他对生活的厌弃。“两条腿残废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地坛)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去园子里逃避生活、逃避自己,思考生与死、思考活着的意义、思考爱情……病痛成了史铁生无奈的文学起点,写作从此也成了他病痛时的慰藉。

史铁生所有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爱情的命运》等短篇小说,到长篇以及随笔散文、长篇章等,都是在他生病以后完成的。病痛的折磨以至于他无事可干,身体的残疾也禁锢了他的生活,于是写作成了他自我疗伤和救赎的工具,借此去寻找生命的出口。可以说,史铁生的文学之路,始于他的病,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不生病也可能走上文学道路,只是说他的病更加局限了他的身体、局限了他的圈子,逼迫他“另谋出路”。

而在他的作品里,残疾永远是主旋律。从他早期作品《午餐半小时》里给大家算工资的瘫痪小伙子,《没有太阳的角落》里三个残疾青年画匠、到《夏天的玫瑰》里刚出生就是残疾的婴儿、《来到人间》里面身患侏儒症的欧欧、《原罪》里的十叔,《宿命》里的莫非,《足球》里的山子和小刚,《务虚笔记》里的C先生等等,这些人物角色,无一例外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残疾。这一系列作品呈现出一种共同的伤感基调,这些主人公的生活,就是失去双腿以后的史铁生所面临的生活,是最贴近他生活的。这些小小说里面的每一个这样的人角色,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铁生的诉求。所以说,病中生活给了史铁生创作的源泉。病残带给他所有要面临的痛苦,他都将其变成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命运给他的打击,他都一点化作为人生感悟和精神信仰去鼓舞更多的人,所以,我想史铁生的文学生涯可以称之为“病中文学”,更是励志文学。

根据史铁生的生命历程以及这些作品的表达主题、情感基调,我觉得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从一部手稿谈“史铁生与足球”

□慕津锋

这是一部发表在《人民文学》1984年第5期,以“足球”为题的小说手稿,作者史铁生。该稿共20页,8000字,“1984年3月26日”创作完成。在最后一页手稿,史铁生还写下了自己的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26号。全稿可能创作比较顺利,并没有较大改动。编辑只是在两处进行了相对删改。

1、第8页第二段,作者在“两个人笑起来,小刚的笑声很高,希望这气氛能延缓下去”后,原写有一句“否则到了体育场……”后编辑将该句删除。

2、第14页第三段,作者在“要不然歇会儿吧,小刚说,也不愿意把气氛弄僵。”后,原本紧接着的一句是“以前两个人翻过脸,为了足球的事”,后编辑对该句进行调整,改为“以前两个人为了足球的事翻过脸”。

该小说讲述了:两个坐轮椅的球迷山子和小刚,因有一张球票,相约到体育场去看一支法国足球队的到来比赛。在去的路上,他们谈论着第十二届世界杯上的球队与球星,笑谈着给他们这张票的朋友二华怕老婆的趣事,山子不时地询问小刚与女朋友的进展情况。虽然他们身有残疾,但因对足球的热爱,让他们对生活依旧充满着希望,对未来充满着热情。

这部小说虽写了“山子和小刚”因身体缺陷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及精神困苦。但因他们有着对足球的热爱,对生活的追求和面对困难的不屈,使得小说不仅有了温情,更有了明亮的色彩。

在该稿档案封面中,还附有一页“人民文学稿笺”,上面写有四位编辑的审稿意见。审稿笺作为手写时代书稿能否发表的编辑部书面材料,对于研究该小说发表过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一条 编辑意见是责编朱伟3月27日写下的。

这是个真正的短篇结构。

小说从宽阔的生活之流中截取看球这一个点,细微地开掘出了一对残疾青年复杂的内心波澜。小说似小桥流水,缓缓流来,又缓缓流去,读来委婉动人。作品致力于写人物对话,通过对话,基本勾勒出了人物个性。有些残疾人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但基调还是明朗的,此稿有史铁生的味儿,史铁生因为自己身残,作品一般都带点儿孤独感和凄凉感,委婉凄凉之美。作者没在我刊发过作品,此篇无论从扶植作者还是从我刊的面貌出发,似都可考虑留用。

当否,望复审。

朱 27/3

通过落款时间可知,该稿在史铁生3月26日创作完成后,他至迟第二天便将手稿交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责编朱伟3月27日看完该稿后,当天便在审稿笺上写下了自己的编辑意见:考虑留用。后依审稿程序,该文转至小说编辑组组长王扶审阅。

3月28日,王扶二审阅读该稿后,在稿笺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同意以上意见,写出了这对残疾青年苦涩中又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

王扶 3.28

同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崔道怡收到小说《足球》,三审后,他在稿笺上写下自己的审稿意见:

同意以上意见,拟发五月号获奖作者特辑。

崔道怡 3.28

3月29日,负责第四审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阅读

宣泄期

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了双腿,这种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生还是死,都很绝望。“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想要寻死,说明一个人对生活、对自己还有要求、有期望,对命运怀有不甘,不想任凭命运的摆布,可生并比死更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于是,史铁生通过一系列故事,将这种绝望的方方面面宣泄出来。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是史铁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原本一对诚实善良的法学教授夫妇,在经历了一次批斗会以后,他们不得不被迫改变,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坚守的价值观,可最后依然不能独善其身的现实。同样,《爱情的命运》也是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以我和小秀儿关系的发展为线索,反映政治对每个人命运的冲击,现实冷酷,人性冷漠。这两篇小说看似跟史铁生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多联系,实则反映的是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疑惑和思考,因为那一段历史的发生,间接影响了史铁生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生存的现实,史铁生慢慢地感受到残疾一词所带来的真正疼痛。人们歧视的眼光、现实的冷漠、没有好的生活、没有好的工作、更没有向往的爱情……史铁生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他自己所面临的这些处境。《午餐半小时》通过车间工人貌似不经意的谈话,来书写每个人生存的不易,看似是带有浓浓的社会关怀之意,但也或多或少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期盼和不满。《没有阳光的角落》这篇小说更是浓浓地闪耀着史铁生本人的影子,小说中的画匠几乎与当时史铁生的身份一致,因为残疾而被别人另眼相看,遇到喜欢的女孩儿更是怯懦而不敢追求爱情,冰冷的现实向他证明残疾人不配有爱情,“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更是残酷到残疾人连领养一个孩子都不可能,《绿色的梦》则表达了对人生的怀疑和失落,《树林里的上帝》更是升级到怀疑上帝、生不如死、希望得到解脱。这些作品,仿佛是在一层层将史铁生的内心世界剥开,让他的痛一



点点蓄积直至全面爆发。

认知期

1981年,史铁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随笔《秋天的怀念》,文章表达了一个儿子对饱受磨难的母亲的怀念和愧疚。“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文章的结尾,史铁生第一次正面表达了他的愿望,活下去,即便是为了母亲的夙愿。不再纠结生死,史铁生开始慢慢接受自己,他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22岁以前的人生,回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进这人生的深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以平淡悠远的笔调,讲述了他自己的插队生活,现实生活的落差让他更向往年轻的日子,但此时的他仿佛已渐渐淡忘了对这种安排的不满。史铁生是在插队期间发病,如果没有这段生活,他或许不至于瘫痪,但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除了幸福的回忆、思念、

安详的岁月,不留一丝怨气,相信此时的史铁生心境是快慰的,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不幸怪罪于这场运动。然而这一阶段,史铁生的小说依然没有摆脱“残疾小说”的影子,但不再拘泥于对现实生活困境的描写,《夏天的玫瑰》《来到人间》《原罪》这些小说,已经将残疾人生活的源头追溯至起点。“人是在开始懂事了,才算有了生命”,对于天生残疾的孩子,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夏天的玫瑰》里面卖风车的老头因为自己残疾,他想设法去劝阻年轻的父母放弃自己的孩子,《来到人间》从父母的角度来表现小侏儒症家庭的痛苦。史铁生创作这类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写出自己的悲剧,更是希望人们能够尽量去避免这种不幸,不论是对孩子还是家庭。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山顶上的传说》算得上是史铁生病后的精神自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猛士的精神,记录了自己病后的人生经历,以及精神得以超越的过程。小说以主人公寻找一只叫“点子”的鸽子为线索,讲述了主人公因残疾而在各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找工作处处碰壁、寻死不成、爱情未果,甚至连发表文章也是基于记者的怜悯……“他一次次清晰地感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好人,在心底都对残疾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式鄙视”。哀其不幸,幸其不衰,史铁生终于顿悟,渐渐走出精神的绝境。“面对困境没有别的办法,惟有从精神上实现超越,从不断的精神超越中实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这正是史铁生笑对生死、笑对人生、重新振作的开始,他开始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命若琴弦》《我之舞》《礼拜日》这些小说告别了直白的追问,以一种更加隐晦、更加形而上的情节,来感悟自己对虚无、对命运、对神灵、对爱情、对生存价值的理解,哲理性更强。

在散文创作上,回忆成了一大主题,《奶奶的星星》《合欢树》《文革记忆》这些与自己成长经历有关的散文题材推陈出新,表达自己对亲情、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往事不可追忆,当一个人真正有勇气回忆过去的不堪,直面历史,说明他在心底里已经彻底放下了。

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九。作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和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身躯,今天这一身残废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

而同样对于自己喜爱的足球,虽然他无法在绿茵场尽情奔跑,但这丝毫无法阻止他对足球的热爱。曾经他还和同为作家的余华、马原、莫言等一起组队与文学青年比赛。当本队形势岌岌可危,为挽回败局,关键时刻,史铁生还亲自披挂上阵,为作家队镇守球门。对于这一段“球员经历”,作家余华在《守门员莫言和史铁生》一文中有过详细描述: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那时马原还在沈阳工作,他邀请我们几个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拉上几个马原在沈阳的朋友,在篮球场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辽宁文学院也很小,也是只有一个篮球场。……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地做教练兼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上守住篮球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1.85米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问题是我们的传球质量超级烂,马原的头像常碰不到球,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虽然大比分失利,但作为球员的史铁生依旧开心。因为他喜爱足球,这种喜爱与胜负无关。

正因为以足球和田径为代表的运动带给史铁生的是快乐与希望,所以他爱一切运动。他曾经撰文谈到这一点: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

这正如手稿《足球》中的山子和小刚,在去球场的路上,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上这场球,看门人能否让他们进去,进去之后还要面对怎样的情况。因为球场的看台是那样高,球迷如果都站着看,他们怎么办。但为了圆自己的梦想,他们愿意去“赌”,并一路憧憬着能亲自看下一届世界杯的现场比赛。这种在正常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憧憬,在手稿中有着详细描述:

“下一届该是第十三届了吧?”
“第十三届在哪儿来着?”
“墨西哥。”
“对了,墨西哥。”
“不知道到时候电视台还转播不转播?”
“要是能上墨西哥去亲眼看一下,那还差不多。”
“下辈子吧。你不是说你这辈子是普拉蒂尼吗?”
“肯定。我下辈子肯定踢足球。”
“中国队就等着你了。”
两个人笑起来。

看一场球,对普通球迷而言可能并不难,但对于行动不便的山子和小刚而言,是那样的难。同样,这对只能坐在轮椅上

超脱期

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向死而生,生命将开出别样的花。1989年,史铁生的父亲去世,自己也因病再度入院,他再度想要赴死,这时候一个南方姑娘陈希米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了他的夫人,史铁生终于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好运设计》这样的题名便是应了他的心思,他希望有好的身体、理想的人生,这篇文章一扫往日的暗沉,语言诙谐幽默,但在他做完这段白日梦之后,忽而发现这种好运人生并不一定幸福,“没有痛苦和苦难你就不能感受到幸福”,而想要获得终极幸福,就只能通过过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此刻他对人生早已有了新的领悟,这设计的不也正是史铁生自己的人生吗?人生虽苦,但他已感受到了苦难人生带给他的幸福,接受苦难、享受苦难,人生才能体味到终极的幸福。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史铁生走上了心灵跋涉之路,他40岁以后的作品以散文和长篇小说居多,散文基调静穆,充满哲思和禅意,小说风格更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超越传统小说的作法,如天马行空更加无拘无束、恣意随心,创作更加片段化。

《我二十一岁那年》记述史铁生从发病到无药可救的经历,详细描写了他是怎样看着自己的腿一步一步成为医学爱莫能助的难题,最终陷入绝境。病后19年,才敢回望这段生活。19年的时光,是史铁生人生的三分之一,经历了这么一段漫长的岁月,他才真正从心底里排解这段记忆。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经典之作,文章格调肃穆、充满禅意和哲理,让孤独和苦楚萦绕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绪。文中史铁生再一次升级了苦难观,“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怎么维系自己命运呢?”对于此时的他来说,苦难已不局限于自己的苦难,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在苦难中寻求意义的宏大课题。他也不再自怨自艾、悲天悯人,而是要

用哲学、用精神的力量给那些深陷苦难的人带去雨露甘霖,继而他的创作之路更为宽广,思想境界更加深邃超然。

《务虚笔记》是史铁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它不拘泥于小说,更像是一种精神探索的哲文。小说通过虚化的人物角色和印象、片段的情节贯穿而成,讲述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社会背景下,几对恋人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尤其是家庭成分论而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悲剧。小说的情节大概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人物角色通过英文字母来虚拟化名,人物与情节也可以随意嫁接,这种虚与实的结合,使得小说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并存,从而表达作者对人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认识,“真实与虚幻之间穿插着偶然与必然,生活中的偶然也许就是命运注定的必然”。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以行魂的方式进驻在丁一的身体,通过丁一的人生际遇,表达作者在面对悲剧、面对苦难后的人生思索,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生活给了他一手烂牌,但史铁生却打出了胜局。在最后的人生道路上,史铁生的身体再一次被病魔缠身,尿毒症折磨得他痛不欲生,频繁的透析占据了他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病隙碎笔》正是他用病隙挤出来的一点点时间去完成的,所以这部作品更加片段化。神、上帝、信仰、福乐、灵魂、宗教……这些词频频出现在作品中,这些充满哲学和宗教色彩的词汇,成为他解构生命、死亡、苦难等问题,从而获得人生终极信仰的工具,在通往追求信仰之路的所思所悟,就汇聚成这部作品。

宣泄期、认知期、超脱期,史铁生用他的文学作品来阐释他的病中人生,用他的病中人生来成就他的病中文学。艰难的每一步构成了他磨砺的一生,一次次的灾难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史铁生懂得感恩。“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2010年,59岁的史铁生去世了,他的文学对这个世界的感恩和满足,而他的文学作品永远感召着世人、激励着世人。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史铁生而言,也是一个极难完成的心愿。但生性倔强的他,在现实中还是最终完成了这个“壮举”。在《足球内外》一文中,史铁生讲述了自己1995年夏天的一个心愿。

1995年夏,桑普多利亚足球队再次来华与中国国家男足比赛,他们渴望一洗1994年在北京工体2:4被国足击败的耻辱。当时,初步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在工体缔造了至今仍被球迷津津乐道的“工体不败”神话。为了见证奇迹,作为铁杆球迷,史铁生终于亲到工体为中国队加油助威,当然是朋友们把他抬进了体育场。去之前,史铁生心里很是忐忑,他担心体育场不让轮椅进,凭白葬送自己一个快乐的晚上。他的担心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当工体守门人看见史铁生来看球时,确实表情惊讶,接着把他抬了好一会儿,最后守门人竟然亲自为史铁生开道。当朋友们抬起了好心的抬史铁生上楼梯时,一群看球的年轻球迷竟冲史铁生使劲鼓掌,大声喊道:“嘿哥们儿,行,有您这样儿的,咱中国队非赢不可!”坐到球场看台上,史铁生看到自己曾经来过的绿草蓬勃的工体,以前四周全是那种规规矩矩的观众,而现在却大不一样。工体就像盛装的那晚,观众席上五彩斑斓旗帜涌动,呐喊声、歌声、喇叭声……但稍显遗憾的是,因为无法站立,史铁生不大看得见绿草坪上正在进行的比赛。因为至少有80分钟,球迷们是站着看的,激动的情绪使他们根本坐不下来,所有的座位都像是装了弹簧,往下一坐就反弹起来。史铁生后来回忆,他前面的一对年轻恋人曾不断回头向他示歉意,他们似乎是在表达:

“就像狂欢的队伍时而又也注意一下路边排队的老人,但是没办法,盛典正是如火如荼,我们不能不跟随着去呀。”

史铁生对此表示非常理解。即使这样,史铁生也非常满足了。因为他毕竟亲临现场,坐在人群背后专心倾听着足球带给人们的欢乐。

史铁生听出多数来现场的人并不怎么懂足球,或者说并不像教练员和裁判员们那样懂足球,但他们依旧那样的狂欢。因为这时,技术和战术都已经次要,“尽情欢乐”才是足球带给人们的真谛。

“现代生活令人紧张,令人就范,常像让狼追着,没头苍蝇似的乱撞,身体拥挤心却隔离,需要有一处摆脱物欲、摆脱利害、摒弃等级、吐尽污浊、普天同庆的地方。人们选择了足球场,平凡的日子里只有这儿能聚拢这么多的人,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处便令人感动,让人感受到一种象征,就像洛杉矶奥运会时的一首歌中所唱:We are the world.而在这世界上,当灾难休闲或暂时隐藏着,谁狂欢可聚万众于一心,于是那首歌接着唱道:We are the children.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那是说:此时此地世界并不欣赏成人社会的一切规则,惟以孩子的纯真参加进对自由和平等的祈祷中来,才有望走近那无限时空里蕴藏的梦想。”

正因对足球的热爱,史铁生曾大胆设想:“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首先要去看足球,它浓缩着地球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他的眼中,足球代表着美好,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热情与真诚。正因足球拥有这样的魅力,才让史铁生对生活一直充满着爱。正如小说《足球》一文所写:

“跑得好累呀,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看见了一片绿色的草坪。不,不,不,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他自己正在那踢球。踢得真不错,盘带,过人,连过了几个后卫,又过了守门员,直接把球带进了大门。他笑着在草原上奔跑……”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更正

2018年9月17日本报《经典作家之蒋光慈》5版纸版照片因工作失误发生错误,本报已在电子版上更正,请广大读者以电子版为准,特向本报读者致歉。